

曹氏傷寒發微

王象
署



曹氏傷寒發微卷第四

漢南陽張機仲景撰

江陰曹家達穎甫釋義

武進丁濟華

校訂

四明沈石頑

少陽篇

▲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少陽一經。不能獨病。而其端常合於陽明。蓋胃底原有膽汁。胃氣逆則胃底胆汁上冒而口苦。胆火上灼胃管。故咽乾。胃熱合胆火上薰於腦。故腦氣一時昏闇。因而目眩。但口苦咽乾。盡人能辨之。惟目眩則向無確解。張隱庵據六元正紀論云。少陽所至爲飄風燔燎。以爲風火相煽似也。但病理雖明。病狀未晰。予前十年。治同鄉季仲文病。親見之。雖少陽病之目眩。未必一端。要不可謂非目眩之確證。予



於上午診視。卽知其爲口苦咽乾。至日晡所病者在臥榻見入視其疾者皆若有駭怪之狀。問其故。則曰。來者面目悉如垂死之狀何也。蓋此卽所謂目眩也。抵暮予至其寓。審其狀少陽證具。因用小柴胡湯。是夜吐出胆汁數口而愈。夫病以汗下解者爲多。以衄解者已不多觀。不意少陽之證竟有吐胆汁而解者。是亦足以補仲師之缺也。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支脈從耳後入於耳。手少陽支脈從耳後入耳中。出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眥。風邪中於上。故頭先受之。風陽隨經入耳。故兩耳無所聞。風陽由目眥入目。故目赤。胆火上逆。故胸中滿而煩。胸中滿。非太陽失表水氣溜於膈上。故不可吐。煩非胃中燥實。故不可下。誤吐誤下。虛其津液。於是心營傷於吐。脉必代而心必悸。胆汁虛於下。則怯弱多恐。神魂驚惕而不寧。悸則怔忡不定。驚則夢寐呌呼。悸爲炙甘草湯證。以心營虛也。

桂枝甘草人參阿膠麻仁麥冬生地生薑大棗驚

爲柴胡龍骨牡蠣證以胆氣弱也。

柴胡龍骨牡蠣黃芩人參茯苓鉛丹桂枝半夏大黃生薑大棗

救逆之方已詳

太陽篇中。故仲師於本篇不出方治。善讀者當自悟之火邪之桂枝去芍加瀉漆龍牡救逆湯。水飲之半夏麻黃丸。不在此例。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醫道之失墜。固由於傳授之不精。而誤於認脈者亦復不少。卽以弦脈論之。今人皆知弦爲肝胆之脈矣。肝爲藏血之藏。稟少陽胆火以上交於心肺。下達於腎藏而養一身之筋。故其氣專主條達。其應於脈也。以條暢柔和爲無病之脈。而非病脈也。故按之如循長竿梢。若弦脈之屬於少陽者。爲瘡。爲飲邪。爲水氣。爲脇下偏痛。夫瘡脉自弦。以汗液積於皮裏膜外。而太陽寒水非一汗而能盡也。痰飲脈弦者。以寒水留於上膈。久久化爲痰涎也。水氣所以脈弦者。以衛氣不行於外。而水走腸間也。脇下偏痛所以脈弦者。以水氣阻於腎關而不達下焦也。况寒疝脈沈

弦者。當下其寒。合諸證觀之。則弦脈屬於少陽。手少陽三焦爲多。蓋手少陽三焦與足太陽相合。上中二焦屬淋巴管分析而不歸系統。水氣化液外出於皮毛。自腎以下始有系統。爲腎膀管。水由腎藏下泄於膀胱。金匱言。腫在腰以上當發其汗。腫在腰以下當利小便。職此之由。獨至少陽自病之傷寒。脈見弦細而頭痛發熱者。則病不在三焦而在胆。不似沈弦之爲寒。弦滑之爲飲。爲瘧。弦緊之爲水。繫在太陽三焦也。弦而細則爲無水氣之脈。蓋太陽寒水氣盛則從寒化。寒水氣衰則從燥化。故太陽與少陽合病。常有脇下偏痛者。獨少陽自病。往往與陽明相繫。爲其從燥化也。蓋水液充於皮毛肌腠。則病太陽寒水惡寒而體痛。水液不充則寒從表受。熱從裏抗。則病少陽相火而頭痛發熱。所以然者。寒氣以肌表液虛外不能固而直犯中脘。胆汁由十二指腸之端溢入胃中者。其亢熱之氣乃以有所壓迫而上衝腦部。是爲頭痛。而其痛必在闕上。太陽病之發於陽者。亦當發熱。但其證必兼惡寒發熱而不惡寒。其不爲太陽可知。且陽明發熱法在多汗。今則

陽熱未甚而不見汗出。其不爲陽明又可知。參核於二者之間。則其爲少陽無疑。胆火本以津液不充之故。鬱而上冒。以至頭痛發熱。若更以發汗損其胃液。則胃底胆汁挾胃中濁熱上衝腦部。而心神不能守舍。因發譫語。但此證究非胃家實。不同潮熱滿痛。故津液還入胃中。則胃氣和而愈。津液不還。則燥氣薰於膈上。心營耗損。煩熱而動悸。此證脈結代。則炙甘草湯主之。炙甘草人參生地阿膠麥冬麻仁桂枝生薑大棗否則小建中湯亦主之。桂枝湯加飴糖救逆之法已詳太陽篇中。故仲師於本條不贅。獨怪近人一見弦脈。便稱肝腸。蒺藜滁菊金鈴子延胡索沈香片廣鬱金金石斛石決明羚羊角左牡蠣青龍齒柴胡白芍等雜湊成方。吾正不解其所治何病也。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鞭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沈緊者。與小柴胡湯。

太陽之病。脈本浮緊。太陽失表。汗液不泄。水氣從淋巴管薈聚脇下。腎藏寒濕停阻不得從輪尿管下泄膀胱。因病硬滿。水氣入胃。胆汁不相容納。則爲乾嘔。胃氣不和。故不能食。水邪

注於脇下。陽熱抗於胃底。故往來寒熱。此證若經吐傷中氣。氣逆脈促。則宜生薑半夏湯以和中氣。若經誤下。水氣與標熱結於心下。則爲痞。痞當從下解。故以瀉心湯下之。其未經吐下而脇下硬滿。則所病猶爲太陽水氣。故宜小柴胡湯以汗之。要其脈之沈緊。爲緊反入裏則一也。

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讞語。柴胡湯證罷。此爲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讞語有二。一爲胃家燥實之讞語。一爲熱入血室之讞語。蓋汗吐下溫鍼皆能坐耗水液。水液耗則胃中與血分並生燥熱。陽熱上衝於腦。腦爲心神所寄。一有惑觸則心神外亡。於是輕則爲讞語。甚則爲驚狂。故有先時極吐下。胆胃上逆。腦部而發讞語者。則刺期門以瀉之。有火劫發汗而發讞語。小便利者。宜大承氣以下之。仲師未出方治總之誤用汗吐下溫鍼。非病胃燥。卽爲血熱。治法俱在太陽篇中。故曰以法治之。胃燥之證。輕則小承氣。略重則調胃承氣。最重則爲大承氣。血熱之證。輕者刺期門。重者桃核承氣。尤重者抵當湯。隨證施治可也。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三陽合病。太陽之病轉入少陽陽明也。陽明之脈本大。太陽未罷。故浮。上關上者。左關屬胆。右關屬胃。胃底胆汁合胃中濁熱。並生燥熱。故浮大之脈獨甚於關上。濕熱盛於肌腠。故但欲眠睡。肌腠為孫絡密布之區。屬營分。濕熱在營分。故目合則汗。營氣夜行於陰。以夜則為臥寐之時。衛陽內歛。營氣外浮也。汗隨營氣外泄。故目合即汗。此證若胃中燥實。則汗為實熱

所致。宜大柴胡湯。若無胃實。則汗為膽中虛熱。宜柴胡龍骨牡蠣湯。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

少陽病至六七日已經一候。為當傳三陰之期。但少陽一證。傳太陰者絕少。蓋太陽一證。寒水當從汗解。汗出不徹。陽熱轉入陽明。汗液未泄者。遂併入太陰之濕。陽明之燥氣。下迫膈上。痰涎乃鬱而欲吐。故太陽篇以頗欲吐者為傳。設陽明陽熱不盛。亦有太陽之後。即傳太陰者。所謂於寒濕中求之也。少陽之傳。不入少陰。即入厥陰。所以入少陰者。則由手少陽三焦傳入。腰以上為淋巴管。腰以下為輸尿管。三焦主水道。

外散爲汗。下泄爲溺。皆恃相火爲之排泄。相火日消。則水藏不溫。由是水藏固有之元陽。遏於寒水。而不能外達。故有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之吳茱萸湯證。所以入厥陰者。則由足少陽胆傳入。胆管下注十二指腸之端正胆汁取資於肝藏之血液。助胃中消化爲生血之源。血之溫度最高者。爲其中含胆火也。胆火虛。則其血不溫。肝脾俱寒。而生陽垂絕。故有脈微手足厥冷而煩躁。灸厥陰而脈不還之死證。蓋此二證。陽回則生。陽絕則死。較浮陽暴越之煩躁。用乾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者。尤爲危篤。本節無大熱而煩躁。實爲少陰厥陰兩證之漸。故仲師以爲陽去入陰。蓋其始則爲無大熱。其繼卽有逆冷。厥冷之變。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漸也。太陰爲純陰。無陽。不當有煩躁之證。故不在此例。

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

傷寒以二十一日爲三候。三候相傳。則三陽經盡。而當入三陰。此以最甚者言之耳。太陽篇云。七日以上自愈者。爲不傳。則太陽之病原不必傳陽明少陽。則二十

一日以後三經盡而不傳三陰者。亦爲傷寒通例。但必胃中胆汁與胰液肝液相和。乃爲能食而不嘔。是亦太陽傷寒七日以上自愈之例也。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此節承上不傳三陰而更言其脈也。傷寒第三候屬少陽。少陽二字自成一句。與

脈小者三字。不相連屬。按少陽自病則其脈弦細。細非小也。但弦急之中。脈細如絲耳。太陽轉少陽則脈沈緊。沈非小也。但太陽內陷浮緊者。轉爲沈緊耳。二脈皆實而有

力。至三陽合病則脈浮大。浮大者。陽熱熾盛也。凡病熱度增高則病進而血熱益張。其脈益大。至於病勢漸減則熱度漸低。脈亦較和。故脈小爲欲已。此蓋統三陽之言。特於少陽篇舉其例耳。非專指少陽言之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寅至辰上爲夜氣清寒。至晨光微露之候。此時羣動皆息。人於此時亦志氣清明而坦白。孟子所謂夜氣及平旦之氣也。清露既降。草木養氣漸次萌動。少陽爲病。

爲鬱勃不宣之氣。得此時清平和緩之氣以調之。而鬱勃之氣當解。此少陽之欲解。所以從寅至辰上也。諸家牽涉五行衰旺不可通。

曹氏傷寒發微少陽篇終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曹氏傷寒發微卷第四

漢南陽張機仲景撰

江陰曹家達穎甫釋義

武進丁濟華校訂
四明沈石頑

太陰篇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鞭。
太陰爲濕土之藏。屬脾。濕注太陰所主之腹部。則腹爲之滿。濕流於胃。胃不能受。則吐。濕停中脘。則食不下。濕滲大腸。則自利益甚。寒濕在下。故腹時痛。濕爲粘滯。之故。特非如燥矢之一下卽去。若濕邪猶在上膈。下之。轉病結胸。此證腹滿。自利腹痛。皆四逆湯證。惟下後胸下結鞭者。宜大陷胸湯。爲其痰濕在上。非得甘遂硝黃不足以破其堅壁也。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濇而長者。爲欲愈。

中風一證。病由雖出於太陽。而其病氣則常合於太陰。所以然者。則以風邪溼於肌肉。卽內應於脾也。但此證陰寒則死。陽回則生。脾主四肢。陽回故四肢煩疼。脈右三部爲陽。屬氣與水。陽脈微則水氣漸減。左三部爲陰。屬液與血。陰脈濇則津液不濡。設陽微陰濇而見短促。則爲血分枯燥。爲陽熱太過。若陽微而不大。陰濇而不滑。中見條達之脈。則濕邪去而正氣漸復之象也。故爲欲愈。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太陰爲病。常以地中蒸氣爲驗。日晡所爲陽微陰長之候。地中蒸氣上升。病濕者。每感此氣而加劇。若亥至丑上。爲陰中之陰。風靜露涼。地中蒸氣至此概行消歇。故太陰之病。欲解常以此時爲驗也。張隱庵乃謂太陰爲陰中至陰。而主開。亥者。陰之極。丑者。地氣開闢。直似陽明識語。令人無從索解。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脈浮緩可發汗。宜桂枝湯。此太陽中風方治也。此何以決其爲太陰病。以曾見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腹痛之證言之也。脾主肌肉。太陽中風。風著肌肉而內應於脾。故用助脾陽之薑棗甘草以發之。語詳太陽篇中。以太陰病而見浮脈。則濕邪正當從太陽外泄。客從大門入。還當送之使出也。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濕邪滲入大腸。則爲自利。使濕邪漸減。胃中必生燥熱。於是有自利之後而轉爲燥渴者。至於不渴。則其爲寒濕下利無疑。曰藏有寒者。實爲寒濕下陷大腸。初非指脾藏言之。蓋此證必兼腹痛。按之稍愈。用大劑四逆湯。可以一劑而愈。不待再計而決。蓋寒阻而腹痛者。其氣凝滯而不化。必待溫藥和之而氣機始通也。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

傷寒脈浮緩。本爲太陽中風證。其病起於風中肌理。汗液不得外泄。汗出不澈。則

太陽之水與太陰之濕併居。故曰繫在太陰。按太陽之傳陽明。必先病濕。七八日化燥。乃爲陽明承氣湯證。或七八日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則仍爲太陰將自愈之證。但病之傳變。以小便之利不利爲驗。使小便不利。則身必發黃。而爲茵陳蒿湯證。惟小便利者。雖同一不能發黃。不傳陽明。必從太陰自利而解。蓋脾家實而腐穢當去。與服調胃承氣湯微瀉其義正同。但使濕與熱從大腸下泄而已。無餘病。此太陰之病。所以同於陽明。而兩存其說也。今人但知三陽之後始傳太陰。皆非能讀仲景之書者。仲師云。陽明爲中土。萬物至此無所復傳。可見陽病傳陰。皆爲藥所誤耳。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桂枝加芍藥湯方

桂枝 三兩

芍藥 六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桂枝加大黃湯方

卽前方加大黃二兩

太陽桂枝湯證。本應發肌理之汗。所謂發熱有汗解外則愈者也。設不解其外而反攻其裏。肌理中未盡之汗液盡陷爲太陰寒濕。由是腹滿時痛。設驗其病體按之而不痛者。桂枝倍芍藥以止痛。使其仍從肌理而解。若按之而實痛者。則其腸中兼有宿食。於前方中加大黃以利之。使之表裏兩解。然後病之從太陽內陷者。仍從太陽而解。益可信太陰之病由直接太陽不在三陽傳遍之後矣。

太陰爲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病至脈弱。則血分中熱度已低。芍藥苦泄能達血分之瘀。若脈道不充。按之而見虛弱。則血分不能勝芍藥之疏泄。故於當用桂枝湯之證。芍藥當減其分兩。設其

人續自便利則太陰之濕便當從自利而解。間亦有宿食未盡。腹中滿痛。當用大黃者。分劑亦當從減。所以然者。以腸中本自通利。不似大實滿者之難於見功。必得重用大黃。仲師言胃氣虛易動。亦謂腸中通而宿食易去。原非有深意存乎其間。指桂枝加大黃證言之。非指倍芍藥證言之也。

曹氏傷寒發微太陰篇終